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那一个湖，称作“小水洼”亦不为过，目测最多五六百平方米。湖岸摆着一块一块人造青石，可供游人暂歇，拍照也是好风景。

在湖边，总是听到哗啦啦响。湖水平静，掩口掩鼻，蹑手蹑脚。声音哪里来的呢？

沿湖转一圈，见到了源头。说是观景台也好，说是桥也好，总之，那是建在湖边的一个颇为庞大的水循环系统，它与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，一点都不突兀，而我刚才休息的那个天棚，便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，亦即最底部。

该系统是一个连环套，一层一层，且层高不一，很难轻易断定它总共几层。又非直上直下，即，二层不在三层下面，需沿台阶盘桓而下，抬望眼，可见左后方的三层。整座建筑似有似无，从路的另一侧，辗转来到湖边。

天上的云彩不断跳入这个尚无名字的“小水洼”中，白色的柔软的姜花散发出阵阵香味。我在姜花牵引出的小路和台阶上，懵懵懂懂抵达水循环系统的最高处。

他处高台大多开阔，围一栏杆而已，可以舒展身心。此处却围了一圈石头垒成的水池，高可及腰；你若个头矮，几已齐脖。极目远眺，层层的绿

那天发现自己高烧了，是在做午饭时。

早上，老爸打来电话，说老妈昨晚发烧了，我一惊，怎么这么巧？想到自己这两天也有点头疼、眼眶酸，自己和老妈居然同时病了？

原本商量好，这天烧鱼头汤，这下只能我这个替补厨子上了。有点头疼的我，突然觉得做饭居然也是在抢时间，一个煤气灶煎三文鱼头并烧汤，另一个煤气灶烧肋排。烧在兴头上，一阵头疼袭来，那种疼，是让人站不直的，耳温计一量，38℃，看来，也得躺下休息了。

为了不传染给家里的两个娃，我独自搬进了小房间。我是个话多且有点怕寂寞的人，体温的迅速升高加浑身疼痛的折磨让我说不动话，就忍不住在朋友圈里吐了个槽：疼痛之感超越高烧。此话一出，来了一波问候，其中，说得最多的是“保重”，也有让我赶紧吃药喝水睡觉的，还有人提

砖茶，指的是伏砖茶，在新疆是最普通的大众茶。新疆食牛羊肉多，餐馆中多此茶。其形厚薄大小如同砖。此名甚贴切。

砖茶普通，朴素，饭后消食去油腻。喝在口中有一股特殊的香味。饮之温煦如秋阳，或冬日正午的暖阳，徐徐缓缓，让人心头一暖。倘是许久不喝，再喝，那味道扑面而来，如同见到久别重逢的故友，亲切，熟悉，好像从未远离。这样说吧，况味如同惦记，是外出归家之人，唇齿间惦记的那一口。

一个地方的习俗如同生长中的苗木，潜滋暗长，如阳光雨露慢慢渗透生活。砖茶口味大众，有乡野气，粗犷气，侠义气，江湖气，世俗气，烟火气。雅俗共赏。水在壶中咕嘟咕嘟开过几滚，滚滚的热气中浓烈的茶香袅起。一口茶下去，略有苦味。在拌面馆喝砖茶，常出现那样的画面：江湖侠客一身汗，冲进店内大叫一声，小二，来碗茶。端起碗一饮而尽，连饮三碗，畅快淋漓。

水边水

色，随着山势高低起伏，近处以荔枝树居多，远处就看不太清了。视野有所局限，似乎被群山包围起来。

池中水低于边沿约半尺，清浅，伸手可以够到。浸入，尚觉温热，里面贮存了阳光，不适宜养鱼养虾。水下一层黑色的石子，风吹来，波纹一个追赶着一个，有点晃眼。几只蜻蜓静止在水面上空，薄薄的翅膀，略似不见。撩水弄之，倏忽飞走，带动着周围群山颤了一下。

平视，可见水中露出两块空间，两棵松树直立其中，倒影婆娑。如此高，如何种？技巧了得。

或是空间太小，最高层无亭阁楼台，只有一个半椭圆形的门楼，不厚不壮观，聊胜于无。

哗啦啦的水声就在耳边，一直不停。沿台阶走下，拐一个弯，可见上边的水小瀑布一样淌下来，下边的水就成了活水。此处的水与脚面平齐，却无法触水，一道铁丝网，把人与水分开。但在这一层看见了松树的主干。松树扎根在地面上，一直向上，向上，最上边那

一层，留出一个窟窿，以免封顶。我在上面见到的，不过是大象之腿。

在水声中，往下走一层，又是一个平层，连通着一个小桥。立于桥上，俯视身下一条柏油路，偶有三三两两的骑行者全副武装飞驰而过，一个白人小姑娘也夹杂其间。紧贴着柏油路的，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河，清可见底，60度斜岸上，碧草嫩嫩的青，热风掠过草尖儿，草丛凹一片凸一片。

再下一层台阶，给出两个方向，一个指向那条柏油路，另一个指向湖畔，亦即天棚的顶。有台阶继续向下，直抵湖水。

在这个连绵的建筑中走了两个来回，确认建筑中的水都是相通的，终未见其进入湖中。这个水边的水，独立于湖，精致、小巧，与那个湖有关系，又没关系。那一个湖，站在那里不肯走，等着它。

明天它们会连在一起吗？吾不知也。绿道系统还没修完，年轻的小保安坐在并无大门的门口打瞌睡，不断有工人推着车进进出出，车上或装着工具，或装着红土。我在繁华的深圳，耳闻目睹过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。将来的绿道或许很长，或许不长，吾亦不知也。

路上，我甚至有点期待问候，那是一份暖意。同事对我说，让我一定等身体好了，再上班，实在来不及干，她可以帮我；也有朋友和我交流症状，互相鼓励赶紧好起来。

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发过烧了，也让我突然惦念起一些平时不常联系的朋友。前阵子，我曾给一个朋友发消息，问他近况，没回音。前几天，我又有点牵挂他，发了个信息问候，依旧杳无音讯。隔了几天，再问候，依旧没声音。我有点急了，会不会有什么事？赶紧打电话给另一位与他相熟的好友。幸好后来有了回复，原来不小心摔跤，骨裂住院了，而手机却落在了家里。

以前常说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这次高烧几天让我觉得，我们彼此还是多发一些信息，多有一些问候吧，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话、只有一两个表情。那句最真、最简单的问候，有时也是最温暖的。

前日发小去汗蒸，我闲情大发，为出浴的美人煮茶客饭。茶滚了一遍又一遍，菜要起锅了，她们才姗姗来迟，之后大呼小叫：“饿死了。”“饿死了。”席间笑声不断，无酒也欢。小杯换大杯，一杯复一杯，没有半点斯文样，只有雀儿般的欢叫。近年孩子们先后去呼和浩特，西安，南昌读书。我们的时间空了出来，联系得越发紧密，有时竟连日间午休也不放过，吃饭，小聚，夜宿时常不断，似又回到少女时代。

过去的时光就似砖茶，熟悉，纯真，亲切在念。茶来茶去，几十年的光景一晃就过去了，砖茶的味道依旧没变。我们之间的情谊是时间的恩赐，岁月淬炼的黄金。一同出游，被同行的大姐羡慕不已：“你们是发小啊，这么久了还在一起，啧啧。”

《竹懒茶衡》曰：“处处茶绵有自然胜处。”是以为，砖茶的天然胜处在家常味。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在舒服，最是家常，生活中诸般不如意在笑谈间，烟消云散了。

问 候

醒，家里的两个小朋友要注意和我隔离开来……这些给了当时正瑟瑟发抖的我一丝暖意。

其实，我的床头柜上放了kindle，还有好几本平时爱看的小说，想趁机把看了一半的小说看完，我甚至还有个别自私自私的想法，终于可以不管两个小朋友纪律、不管作业几天，但事实证明，病毒根本不允许我休闲一下。发烧最厉害的那几天，大概只有手机响了，我才高兴睁睁眼。手机里有很多朋友们发来的问候，话是很简单的：“今天好些没？”“退烧了吗？”“家里还好吗？”记得发烧到第四天，我有点着急了，问了一个朋友：“昨天半夜还38.7℃，怎么办？”朋友回复：“还有三天，肯定好了。”当时，这话对我，是鼓舞我心的。漫漫转阴

砖 茶

友人说，在地里干活累了，拿搪瓷缸泡一杯浓浓的砖茶，加几粒冰糖，一层汗沁出，解乏提神。她说的是大砖茶。又说：“只有你才这样煮出来，倒在公道杯中，过滤茶渣，小盏饮，这茶也变得娇贵了。”友人是发小。

那日煮的是爱乐胡玛尔便利砖茶。茶改良了，一块块方块糖大小，很精致。一次煮一小块，省却了刀凿勺撬的繁琐，极便利。砖茶的口感没变，玲珑小巧，是砖茶家族里的小家碧玉。小家碧玉登大雅之堂，有故作斯文之状。再饮，索性取了大杯子，滚开的水倒入杯中，轻轻地吹一下，一口下去，额上沁一层汗，友人望我会心一笑。遂又说，若是吃了清炖羊肉，一碗砖茶喝下去，胃肠那叫一个舒服——说得是砖茶的雅。任你婷婷娇俏，也有不耐油腻的时候，胃肠妥帖、舒畅才能有优雅意。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